

高：和日本佐藤春夫紀念館進行合作，過程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嗎？

簡：除了書面、email 的聯絡以外，我們也親自拜訪紀念館，希望能從故居的氛圍和建築來得到些靈感。紀念館所在地的新宮市，也非常的重視，市長還親自見面，當時《朝日新聞》、《熊野新聞》等多家日本媒體都來到記者會，可以說我們是備受禮遇。大家都期待它是一個很盛大的活動，也是臺日文化交流美好的事情。晚宴上，佐藤春夫研究會的前輩們，一直跟我們說「佐藤春夫一百年前從這個小地方一路到了臺灣，一百年後，希望讓佐藤春夫再去一次臺灣」，他們心情很複雜，也很開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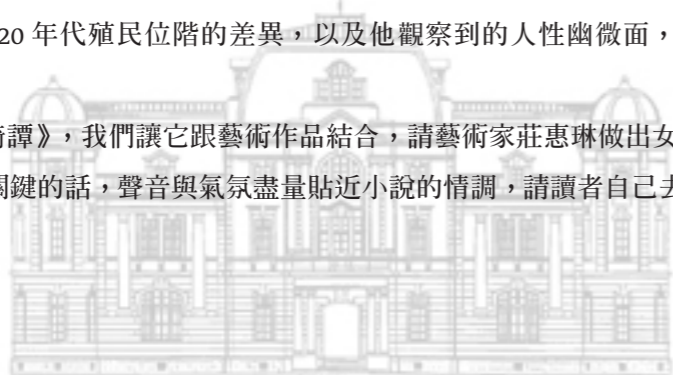
高：扇子好像是展覽裏頭重要的符號和意象，為什麼呢？

簡：DM 和展場裡都放了很多扇子，當然這是借題發揮，《女誠扇綺譚》裡面有一把重要的扇子。展場裡扇子的界面是用來呈現作品摘句，我們不做過多詮釋，讓作品說話。這其實就是文學，就是閱讀，我們介紹了這麼多，但還是要看作品。

高：既然是來臺百年，要如何重現 1920 年佐藤春夫來臺的感受呢？

簡：從現在的臺灣看來，百年前的臺灣，畢竟沒有那麼方便先進。但我們想讓大家了解 100 年前的旅行是怎麼一回事。沒有飛機、網路、高鐵的時代，他的交通方式是什麼，會遭遇什麼困難。在互動上，我們也設計 QR Code 來做為答案的延伸和閱讀，讓觀眾可以從輕鬆的角度按圖索驥，可以是很輕鬆的文學呈現的旅遊。也可以從更深入的角度來看，看到 1920 年代殖民位階的差異，以及他觀察到的人性幽微面，還有對後代作家的影響。

另外關於《女誠扇綺譚》，我們讓它跟藝術作品結合，請藝術家莊惠琳做出女鬼形象，還配上小說中一句關鍵的話，聲音與氣氛盡量貼近小說的情調，請讀者自己去聽。



透過節選的文字，讓觀眾更能進入佐藤春夫的世界。

百年之遇——佐藤春夫 1920 臺灣旅行文學展
時間：2020 年 4 月 3 日至 11 月 29 日
地點：國立臺灣文學館 展覽室 C

荒廢美學的 南方想像： 邱若山談佐藤春夫

| 在臺灣，
遇見佐藤春夫

| Haruo Satō
in Taiwan

Ruoh-Shan Chiou on Haruo Satō: The Imagination of Imperial Japan South

Text by 高彩雯（特約撰述）

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、前衛出版社

靜宜大學日文系教授邱若山的《殖民地之旅》，是最早也是目前唯一集結佐藤春夫臺灣相關作品的中譯本。現在就讓我們來瞭解邱若山如何與佐藤春夫結下不解之緣。



多才多藝的佐藤春夫，也是一位畫家，也曾入選重要的展覽。這張自畫像是佐藤春夫在 1942 年所創作。（佐藤春夫紀念館藏）

邱若山的碩士論文以語言學為主題，當兵時，因至東吳大學旁聽，認識了恩師蜂矢宣朗，開啟了佐藤春夫研究之路。蜂矢宣朗曾就讀臺北高等學校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，回日本後尚對臺灣心念不已。以天理大學教授身份來臺任教時，除了專業《萬葉集》研究以外，也開設日本近代文學的課程，尤其著力於和臺灣有關係的作家，如佐藤春夫與中村地平。

「蜂矢老師是大正9年，1920年出生的」，邱若山的聲音中有著思念和掩不住的興奮，「就是佐藤春夫來到臺灣的那一年。」退伍後，邱若山考取交流協會獎學金赴日，在研究餘暇，將佐藤春夫的文章一篇篇翻譯出來。「因為翻譯，發現了他作品中的某些問題」，還曾經與蜂矢一起跟隨佐藤春夫的腳步爬了能高山。在文本和土地上爬梳佐藤春夫的作品和足跡30載，邱若山談起佐藤文學，簡直如數家珍。

新宮出身，叛逆詩人的原點

佐藤春夫（1892~1964）生於新宮的醫生世家，新宮位處熊野川盆地邊緣，很多人以為是偏鄉小鎮，但邱若山指出新宮位處熊野盆地的入口，風氣進取積極。新宮人擅於經營林場，日本占領臺灣後，一俟木材生意開放，第一時間就嗅到商機來臺從事木業的正是新宮人。中西伊之助的《臺灣見聞記》中，就提到登臨阿里山時偶遇新宮商人的插曲。

當然，說到佐藤春夫與新宮，不得不提明治末期的「大逆事件」。1911年，幸德秋水及大石誠之助等人因為涉嫌暗殺明治天皇，被拘捕處刑，鎮壓無政府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的手段此後更形熾烈。大石誠之助是新宮出身的醫生，和佐藤的父親豐太郎交好，除了大石以外，還有幾位新宮人參與此事。

許多人只記得佐藤春夫「耽美」的一面，邱若山強調「其實佐藤春夫是很叛逆的」。詩人與謝野鐵幹到新宮演講時，佐藤春夫也上臺發言，因為談到政治，事涉敏感，遭受停學處份。到東京後，受大逆事件刺激，寫了〈愚人之死〉等表達自己內心感受作品。

文學青年的追求：社團與夥伴

那時代的文學青年，多積極投稿詩刊或雜誌，尋找導師和意氣投合的文學夥伴，佐藤春夫也不例外。「他在新宮認識了前來演講的與謝野鐵幹和晶子夫婦，兩人可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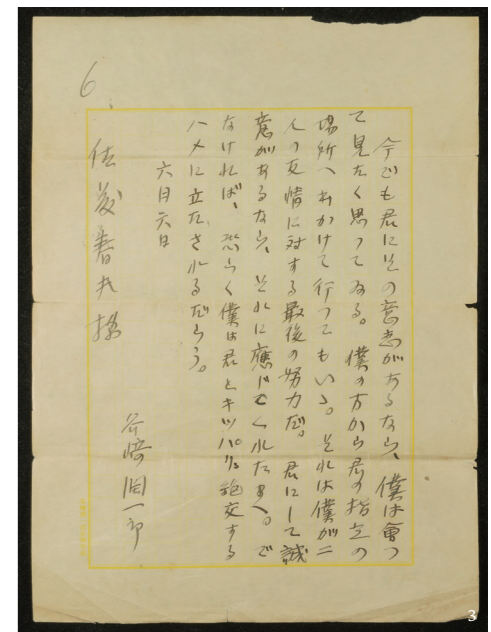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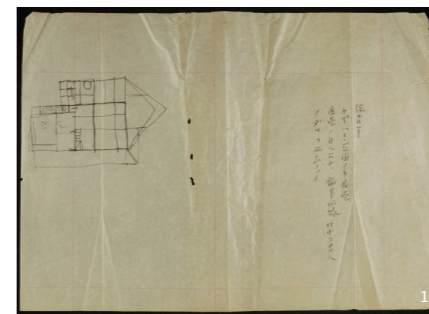
是浪漫派，因此佐藤春夫投稿到《明星》詩刊。到東京以後，師事生田長江，和馬場孤蝶等人也密切往來」。

進入慶應大學以後，佐藤春夫和後來成為詩人兼譯者的堀口大學成為好友。沒拿到大學學位的佐藤春夫，「常開玩笑說自己畢業於堀口大學」，不過，「慶應大學校園裡倒是有他早期詩歌〈斷章〉的紀念碑」。在這段時間，他也認識了時任慶應教授的永井荷風，江戶頹廢美學的演繹者。

與谷崎潤一郎的結交，不管在文學和生活上，都強烈影響了佐藤春夫。「他們對美的感受很強」，當時谷崎著力發展「感官性的、肉體的美」的寫作，「兩人常常談文學談很久」，是能互相理解的好友。然而，谷崎冷落妻子千代，卻喜歡上千代的妹妹。佐藤春夫對千代從同情轉向愛情，此事不僅引起他個人深刻的憂鬱傾向，也發展至大正文壇最有名的八卦事件「細君讓渡事件」。

然而，在創作上，1919年《田園的憂鬱》刊行，剖析內在心理的意識流寫法，引起了文壇的注目，確立了耽美作家的名聲。

佐藤春夫在自作年表中寫到1920年因不堪憂鬱愁悶而回鄉，遇見了老朋友—在高雄開業的牙醫東熙市，展開了三個月的臺灣跟中國南方的旅程。這次旅行，讓佐藤春夫親眼見識了殖民地的狀況。「大正到昭和的戰爭期前，佐藤春夫是唯一來臺的日本重要作家」，寫出了充滿細節的第一手臺灣報導。「他影響很大，尤其寫荒廢的安平港氣氛」，影響了其後日本讀者的南方想像。



- 1 佐藤春夫寫作〈殖民地之旅〉筆記，描寫漢人族群對日本統治的嚴厲批判。（實踐女子大學受託保管）。
- 2 前排右2為佐藤春夫，也是唯一攝於臺灣的照片。（森雅文提供）。
- 3 谷崎潤一郎致佐藤春夫書信首次公開。（實踐女子大學藏）。

全方位作家佐藤春夫

這次的臺文館的佐藤春夫展，也展示了佐藤春夫的自畫像和他在稿紙上的房間格局速寫。除了文學表現，他的藝術才華也值得注意。其作品多次入選二科展（日本三大公共募集展之一，旨在提拔藝術新晉），及洋畫界關係極為密切，與畫家梅原龍三郎、中村不折等人也很熟。他小說中緻密且立體的空間描寫，幾乎能讓讀者再現場景，應該和他的繪畫天份有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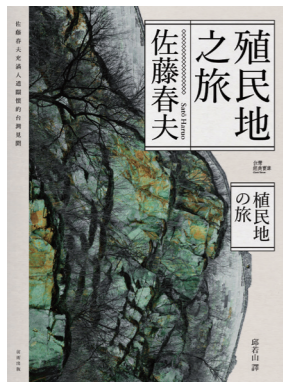
「佐藤春夫寫詩，寫小說，寫散文，寫短歌，評論也寫得好，他嘗試各種文體，也書寫各種形式」，是個全方位作家，邱若山認為「殖民地之旅和南方紀行可以說是一種『文明論』」。評論家中村真一郎，對佐藤春夫推崇備至，盛讚「文壇大老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佐藤春夫。」

後輩們：風波與遺緒

太宰治曾經出入佐藤門下，佐藤也在極早期就肯定其才華。因父親與兄長的壓力，太宰治想藉芥川獎鯉躍龍門，並拿獎金改善生活，可惜不遂其意，第一屆芥川獎由石川達三（蒼氓）獲得。落選後，太宰治向川端康成抗議，也寫信給佐藤春夫撒嬌，情辭淒切，哀求佐藤春夫給獎。然而，第二屆芥川獎得獎者從缺。

1948年太宰治投水自殺，佐藤春夫在追悼中提及上述求情信。厚道的佐藤春夫，並未披露物證，人們也半信半疑。本次展覽首次在臺灣公開這封長信，是前幾年「河野龍也先生的新發現」。

佐藤春夫長期擔任芥川獎評審委員，對後輩照顧有加，向來有「門弟三千人」的說法，邱若山總結：「檀一雄、安岡章太郎等人承續了他耽美頹廢的作風，井上靖也深受影響，特別是旅遊文學。其他如意識流寫法的發揚，就數堀辰雄及伊藤整等人。」不過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「大家去找佐藤春夫談文學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，去吃千代夫人的美味料理。」無外乎佐藤春夫受到大多數人的愛戴。



前衛出版，由邱若山翻譯的《殖民地之旅》最早也是目前唯一集結佐藤春夫臺灣相關作品的中譯本。

| 在臺灣，
遇見佐藤春夫

| Haruo Satō
in Taiwan

佐藤春夫 臺灣粉絲 俱樂部

Haruo Satō and His Fans in Taiwan

Text by 陳允元（學者、作家）

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

1920年10月15日，佐藤春夫步上巨船「後備丸」的長梯，自基隆港出發，結束為期約三個半月的臺灣之旅。返日後，他以這趟旅程的見聞為素材，陸續寫下了《霧社》（1925）、《女誠扇綺譚》（1925）及《殖民地之旅》（1932）等諸多作品。



《霧社》特別版，由梅原龍三郎裝幀。此豪華特製本是限定本的第一號，上有佐藤親筆簽名，致贈給昭森社的森谷均。（河野龍也藏）